



书与事：开放的隐居

Books&Stories: The Opening Secrets

唐玉雪◎著



文化发展出版社
Cultural Development Press

书与事：开放的隐居

Books & Stories: The Opening Secrets

唐玉雪◎著



文化发展出版社
Cultural Developmen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书与事：开放的隐居 / 唐玉雪著. — 北京：文化发展出版社，2017.11
ISBN 978-7-5142-1995-1

I . ①书… II . ①唐… III .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 ①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78385 号

书与事：开放的隐居

著 者：唐玉雪

出 版 人：武 赫

责任编辑：肖贵平

执行编辑：罗佐欧

责任校对：岳智勇

责任印制：杨 骏

责任设计：侯 铮

排版设计：青岛蓝科世纪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文化发展出版社（北京市翠微路 2 号 邮编：100036）

网 址：www.wenhuafazhan.com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富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889mm × 1194mm 1/16

字 数：315 千字

印 张：17

印 次：2018 年 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9.80 元

I S B N：978-7-5142-1995-1

◆ 如发现任何质量问题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发行部电话：010-88275710

致，大彤彤，

鲁北岁月，你的绘画，温暖我心。

日过正午时，大梦初醒来

——为《书与事——开放的隐居》序

“我认出风暴而激动如大海。”

奥地利诗人里尔克《预感》一诗里的金句，在老唐的《书与事》中的出镜率仅次于那句向马尔克斯致敬而融入他整个写作姿态中的“多年以后”。而当我企图用一句话概括阅读《书与事》的感受时，发现再也没有比这句话更兼具抽象与具象的概括力的了。

未见老唐有30年了。30年前高考结束的那个夏天，任凭我有再驰骋无羁的想象力，也绝不会想到，“多年以后”，我会给老唐的书写序。

我与老唐是同级文科的邻班同学，高中时代没有任何交集，从没有说过话，大约只是相互知道姓名。老唐知道我的姓名大概是因为我成绩不错，算一枚学霸。而我知道老唐的姓名，则是因为他当年即有“才子”之名。

当年，大多数如我一样至少表面看起来循规蹈矩的好学生，在一所省重点高中的高压生活中，几乎都浸透于不得不服从某种体制的悲情与古板——对于与高考分数无关的爱好（包括真正意义上的课外阅读）怀有一种近乎原罪的心理。高考就是我们的宗教，课本就是我们的教义，我们熟知那教义的每一页的内容，以及每一页下面的注释中蝇头小字的内容。老唐则是一个扎眼的异数，就像是混在我们这云云鸦群中的一只大雁——据说他读了很多很多的书，超出我们贫瘠的想象。

阅读的深广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老唐还会写，有激情并有自己的思维 and 思想。不过高中时代我并没有看过老唐的文章，对他最直观的印象倒是来自某年的某次学生联欢会，老唐唱了一首《毕业生》，是歌手张明敏改编翻唱电影《毕业生》中的经典歌曲 Scarborough Fair。匮乏艰苦的物质生活的倾轧与青

春激情的燃烧同时作用在那个少年人的身上，双向造就了他的瘦——文艺而野性，飞扬而深情，赤诚而忧郁，与那首歌的旋律和味道恰好相互阐释。“蝉声中，那南风吹来，校园里，凤凰花又开……”

在阅读《书与事》的过程中，任凭老唐不断在文字中提醒，现在的他已经从“玉树临风”的少年变成了“玉树婆娑”的有了啤酒肚的中年男，我的记忆依旧被当年的那个少年形象顽固占据着，无法将他与我身边惯常所见的中年发福男的庸常形象联系起来。

其实，从某个层面上也可以说，老唐一直是个少年人，那一股保持敏锐痛感、追问生命价值，与时间对抗、与麻木平庸对抗的激情30年不散，而阅读和书写正是他的两种硬兵器。

真正对老唐的阅读有所了解，始于2010年的秋天。那时候，我正沉醉于写书评和文艺评论，博客经营得小有规模。有一天，博客上收到一个陌生人的信息，自称唐玉雪——这是我与老唐的第一次直接交流，于是我们成了网络文友。正好我刚建了一个QQ读书群，老唐就自然而然成了那个读书群的精神领袖，我也得以粗略领略老唐精神殿堂的轮廓——文艺、历史、哲学、电影、音乐，相互错综交织，一个庞大的阅读和认知体系。我这个北师大文学硕士在这样的体系面前自惭形秽，甘当小学生。那段时间，经常对老唐说的话是“老唐，给我开个书单吧”，或者“老唐，这本书应该买哪个版本”。我也多次调侃过，要跟老唐读个文学博士学位。惭愧的是，我按照老唐的指点狂买了不少书，却有很多没有好好看，就分心忙别的事了，更怕被追问细节，就干脆不再跟他提起。半年之后，读书群因为一些原因解散，我与老唐就成了偶尔网上打个招呼的状态，但知道相互都有一份建立于书和文字之上的信任——真人对真人，心无芥蒂。

不过，半个月前老唐请我给《书与事》写序的时候，我还是挺意外的。半个月来，我于各种琐碎事务之余，一次次将自己抛进老唐的文字之河流中，其间多次激动地想拿起电话跟他谈谈，又都按下了这样的念头，让情绪平复——情绪，我们这种老文青从来不缺情绪，缺的是真正的思考。老唐这本书，使我真正

走进他的精神殿堂，系统地领略了他的阅读时空和思考体系——超越情绪，深入思考，缔造思想体系，进行形而上的终极追问。这也正是老唐区别于普通老文青的醒目标志。

自缚于生命情绪而伤春悲秋、醇酒妇人，或死死抓住浪漫主义感伤的船舷而不服老，是大多普通文青的标配。即使如李宗盛，也几乎没有出离这个层级。李宗盛等著名的老文青当然各有才华，甚且横溢，但那才华的头顶覆着思想的天花板，所谓飞翔，也就像是在“楚门的世界”中幻觉自由。

粗略概括一下老唐在这本书中提供的思考，我想大约可以从两个方面切入：一是以世界文学与哲学研究为依托，结合世界历史与现实，从世界范围对极权思维与极权体制进行了系统的盘点、清算与思考，其中老唐用“咸鱼~烤鱼”的隐喻，对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拟流水账式的重新书写，堪称奇思妙想；二是以书、电影、音乐为纬，以个人生活经历和生命体验为经，对生命意义执着追问，字里行间高密度分布着他的行与思、爱与痛，这个层面以最后部分的《天外飞仙》为大终结。

法国女权主义先锋、龚古尔文学奖获得者西蒙娜·德·波伏瓦有一部小说，叫《人总是要死的》，其中讲到有一个人活了600年，因为时间太长而无聊之至，他曾经一觉睡了60年。因为他总是不死，甚至令他的爱人感到愤怒——“抚摸一只永不衰老的手，是令人恶心的”。

波伏瓦想表达的是：如果人的生命无限长，那么此世人生的所有意义也就不复存在。换句话说，正是因为人生有限，当人直面这个真相的时候，才有可能从混沌走向生命意识的觉醒。自从生命意识觉醒的那一天起，人就开始了与时间的对抗，用记忆，用艺术，用文字，用影像……人类的整个看似浩繁的文化财产，其实都可以看作是生命意识与时间进行绝望对抗的成果。在多种方式的对抗中，人生变得多维、更多维……一辈子活成了几辈子。

老唐的这本书，从表层看，莫不是用记忆和文字与时间进行的对抗，在这个层面，老唐用白描的手法，藉由自己非常个人化的经历和生命体验，勾画出了出生于1969年前后的整个一代人的精神轮廓。

与此同时，因为老唐对这种对抗有着清醒的觉知，从而形成了另一个深度层面——对这种对抗进行的再审视与再挖掘，从而使时间发生了弯曲，直至冲破线性时间的局囿，达到变向和自由嫁接、自由生成。穿过这层层镜像，追寻的是生命形而上的意义，以及灵魂的出路。

于我而言，后者才是最能激起我好奇心与热情的部分，可以坦诚地说，我对此有强烈的窥探欲望——如老唐这样纯粹而执着的阅读与思考者，到底可以走到哪一个层面。以至于，在阅读的过程中，我一直期待着一个特殊的时刻——穿过老唐的阅读丛林，以及他赤子般袒露的个人生活经历和生命体验，我将看到灵魂于终点的必然等待。

我真的等到了。当我看到最后几章所列的书目中出现了《悉达多》、《新约》及《天外飞仙》（他个人的文学创作）的时候，好奇心瞬间被点亮。我就像一个饥肠辘辘的人面对着一桌精美食物，既想粗暴饕餮，又怕暴殄天物。

显而易见的是，《书与事》已经触摸到了最普世的、最终极的思考。不过，看完最后的部分之后，我感觉自己的饥肠还没有得到足够的安慰，意犹未尽。大概，这也是我在《书与事》之后依旧会对老唐的文字怀有巨大热情和期待的理由。

我和老唐同龄，即使按照比较乐观的标准，我们的自然生命也属于日过正午的时候了。到了这个年纪，意识到大梦初醒来之后，总难免有深刻的惆怅。

这个时候，老文青们最常见的应对手法就是不服老。

对于自然生命的服老或不服老其实并不关键。别效仿某些著名的老文青而停留于浪漫主义的感伤情绪，别自傲于对抗时间的世俗才华，继续往前走、往上走，直面形而上的深渊，倾听和记录来自彼岸的回响。

这是我对老唐的期待，也是对他潜力的信任。当然这也不排除我的私心——得以继续用老唐的文字滋养思想，慰藉灵魂。

夜 深

——2017年8月16日，美国密西根，Ann Arbor

作者自序

2013年初,因着工作的关系,我前往鲁北的滨州,并从此开始我的工作、隐居生活。

每天,我完成了白天的事情,做完当天的工作总结、计划好次日将展开的问题解决方案,已是太阳西沉。一天里,开放的时间已经过去,隐居的时间正在来临。我打开书页,开始在书籍的海洋里遨游。生活中物理的太阳落下了,而精神的太阳却在执拗地升起。或者,昨天的太阳已经沉入山谷,今天的太阳却即将升起。此时,如果没有记录下这些所看、所思、所感、所想,将来在历史的法庭上,我们又将何以自处、何以辩白?

我的日常生活,如同我在滨州的隐居,如同这本书的名字《书与事,开放的隐居》。

其中,我的工作开放的,而阅读是隐秘的;书的形象是开放的,而书的内容是隐秘的;事情的概括是开放的,而事情本身是隐秘的;同样,书是开放的,事是隐秘的;文字是开放的,感悟是隐秘的。

这也是生活已被割裂而成的两个部分。

不知不觉中,三年的时间就这样过去了。三年里,我在完成日常的职业工作之余,林林总总地阅读、翻看了三百多本中外书籍。阅读的生活是有章可循、有路径可依的。我记录下这些所思所感,作为给自己、以及对在鲁北三年时间的某种总结和回顾,或是某种因循的线路。正如我的师弟郭士清先生所说过的,身处于这个时代的人们,都应该有一种自觉、前瞻的记录意识和考古意识,都有义务记录下今天的一切,以便留存给未来的考古学家,并向他们预先证明:我

们所处的世界，确实曾经存在过一个叫做“太阳”的东西，而不只是象他们所习以为常见到的那样，只有雾霾的白天。

将三年里阅读的经历汇集成书的想法，起源于2015年接近年底的一个上午。那天，深秋的寒风乍起，空气清冽，萧瑟依旧。我一上午奔波几十里，把老迈的车子进行了保养，回到空无一人的工地上。荒草连天，折射出我所置身的区域经济的萧条。在这里，空气也是社会经济的晴雨表，它的清洁与污染程度与经济的涨落之间存在着某种奇怪的反比关系。我的桌子上放着刚刚读完的西尔万·泰松的《在西伯利亚森林中》。在他的书中，他讲述了自己在贝加尔湖边隐居六个月的记录，每天散步，钓鱼，与零下三十度的低温对峙，阅读，并借助于与书的对话，实现与自己的和解。六个月，如同一生。

在我的面前，还有梭罗的《瓦尔登湖》，以及李总理夫人程虹女士翻译的自然主义经典《心灵的慰藉》，一部非同凡响的地域和家族史。我在想，在经历了如许之多的城市的喧嚣和倾轧之后，一个人，是不是只能在自然主义的森林和湖泊中寻得安慰？

时间像是凝固了。

我忽然想起，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也是在某个远方的城市隐居，经历着生活和职业的中年危机，并需要借助于工作和阅读来认识和发现自己。在阅读疲惫的时候，我看一眼女儿从遥远的另一座城市通过智能手机传来的经过加工和美化了的自己的美图，这样的休憩，让我在阅读的间隙里筛选灵感。我没有像西尔万·泰松那样隐居在西伯利亚的森林中，而是隐居在城市火热的工作和生活中。我并没有离群索居，我一边置身、并深深地融入社会，一边在社会滚滚向前的经济洪流中独善其身，保持内心的平静与和谐。这是我自愿选择的生活，也是我心仪的自在的生活方式。

开放和隐居，其实并没有什么矛盾，也不是什么噱头。我在这样的纠结里没有崩溃，也没有发疯。我从中体味到了幸福和自由，它就是生活本身。

在欧文·斯通最为著名的传记文学《渴望生活·梵高传》中，斯通以近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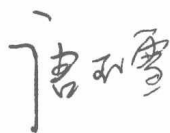
完美的文学艺术的形式,描述了走向绘画创作成熟期的梵高的形象。那时的文森特·梵高,精神上已经出现了癫痫的症状。他在田野里支好了画架,并在幻觉中看到了他心中代表着自己对艺术的执着的女神玛雅。他对玛雅倾诉着自己生活的艰难、以及对于绘画的热爱,而实际上他正在把那些发疯的颜料向着空白的画布涂抹。几个小时以后,筋疲力尽的文森特扑倒在田野的土地上,他的胡子上沾满了泥土。他脑海里的幻觉消失了,眼前的颜料却渐渐地干透。它被文森特卷起来,带回那座有着橘黄色墙壁的旅馆的房间。从那以后,直至文森特死去的很多年以后,直至今天、未来的几百年以后,甚至直至人类的末日,这幅画被收藏在卢浮宫里,它震惊世界,并走进永恒。

这一段文字,从我看到的那一刻,便一直在感动着我。

2016年1月,我与履职所在的单位签署的劳动合同即将在一个半月后到期。我提交了解除协议的申请。白天,我按照合同规定,有条不紊地整理好手头的工作和物品,与即将离别的同事们进行交接;夜里,我则在仍然可以使用的办公室里,整理三年来一千多个夜晚读书、思考、感悟、回忆的心得和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凝结着我一直以来阅读和执着目标的小说《天外飞仙》。我并没有像文森特·梵高那样发疯,我与他一样热爱生活,热爱艺术,热爱美,热爱阅读。对于我来说,我与这些元素是融洽、融合、和解的。归根结底,这些元素构成了我的生活。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女儿。滨州岁月,她的绘画与笑脸,与我案头的书籍一起,给我安慰,并陪伴我一起度过在鲁北平原上的漫长而短暂的三年、一千多个日日夜夜。

是为序。



2016年2月1日

目 录

日过正午时,大梦初醒来 深夜 1

作者自序..... 1

2013 年 2 月 003

 汉娜·阿伦特:《黑暗时代的人们》

 马尔罗:《反回忆录》

 凯鲁亚克:《在路上》

 今何在:《悟空传》《我的征途是星辰大海》

2013 年 3 月 013

 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

 沃尔特·艾萨克森:《乔布斯传》

 查克·马丁:《决胜移动终端》

 凯文·凯利:《失控》

 丹尼尔·贝尔:《后工业化社会的来临》

2013 年 4 月 019

 切斯瓦夫·米沃什:《被禁锢的头脑》

 波兰斯基:《波兰斯基自传》

范斯坦：《俄罗斯的安娜》

钱理群：《1948：天地玄黄》

2013 年 5 月 029

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昨天的云》《怒目少年》《关山夺路》《文学江湖》）

齐邦媛：《巨流河》

龙应台：《大江大海 1949》

简幘：《水问》

2013 年 6 月 037

岳南：《陈寅恪与傅斯年》

刘海军：《束星北档案》

陈徒手：《故国人民有所思》

黄延复、钟秀斌：《一个时代的斯文：梅贻琦先生平生》

2013 年 7 月 045

傅高义：《邓小平时代》

邓榕：《我的父亲邓小平·激情年华》《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我的父亲邓小平·戎马生涯》

亨利·基辛格：《论中国》《世界秩序》

2013 年 8 月 056

茨维塔耶娃：《茨维塔耶娃诗选集》《茨维塔耶娃散文集》《茨维塔耶娃自传》

伊利亚·爱伦堡：《人·岁月·生活》（上、下）

夏加尔:《自传:我的生活》	
2013 年 9 月	065
卡尔·巴特:《罗马书释义》	
罗素:《西方哲学史》	
远藤周作:《深河》	
钱文忠:《玄奘西游记》(上、下)	
2013 年 10 月	074
曼德尔斯塔姆:《曼德尔斯塔姆诗选》	
娜杰日达·曼德尔斯塔姆:《曼德尔斯塔姆夫人回忆录》	
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上、中、下)	
北岛:《时间的玫瑰》	
2013 年 11 月	081
马克·欧文、凯文·莫勒:《艰难一日》	
汤姆·布罗考:《美国最伟大的一代如是说》	
吉姆·德怀厄、凯文·佛林:《9·11 的 102 分钟》	
艾伦·索尔金:《新闻编辑室第一季·7: 五月一日》	
2013 年 12 月	087
特拉克尔:《特拉克尔全集》	
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	
莱昂纳德·科恩:《渴望之书》	
特朗斯特罗默:《记忆看见我》《巨大的谜语》	
于荣健:《虚位以待》	

2014年2月	101
勒克莱齐奥：《战争》	
拉莱·柯林斯、多米尼克·拉皮埃尔：《巴黎烧了吗？》	
欧文·斯通：《渴望风流：毕沙罗传》	
约翰·L·雷克特：《智利史》	
朱祥忠：《外交官带你去看世界：智利》	
2014年4月	110
马尔克斯：《百年孤独》《霍乱时期的爱情》《族长的没落》《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格兰德娘的葬礼》《番石榴飘香》	
萨尔迪瓦尔：《回归本源——马尔克斯传》	
2014年5月	121
卡赞扎基斯：《自由与死亡》	
玛格丽特·杜拉斯：《抵挡太平洋的堤坝》	
西蒙娜·德·波伏娃：《名士风流》《女客》	
罗伯·格里耶：《嫉妒·去年在马里安巴》	
2014年7月	128
巴别尔：《骑兵军》《敖德萨故事》	
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上、下）	
2014年8月	134
奥克塔维奥·帕斯：《太阳石》	
普鲁斯特：《追忆逝水年华》（上、中、下）	
阿兰·德波顿：《拥抱逝水年华》	

2014 年 10 月	142
-------------------	-----

佛鲁姆:《健全的社会》《逃避自由》

赫伯特·马尔库塞:《单面人》

迈克尔·桑德尔:《哈佛公开课·伦理学·公正》

卡赞扎基斯:《希腊人卓尔巴的传奇人生》

2014 年 12 月	147
-------------------	-----

保罗·奥斯特:《幻影书》《神谕之夜》《纽约三部曲》《布鲁克林的荒唐事》

《孤独及其所创造的》

阎连科:《炸裂志》

2015 年 1 月	155
------------------	-----

欧文·斯通:《马背上的水手:杰克·伦敦传》

今何在:《西游·降魔篇》

熊培云:《我是即将到来的日子》

张大春:《大唐李白·少年游》《大唐李白·凤凰台》

2015 年 2 月	163
------------------	-----

凯文·凯利:《技术元素》

克里斯·安德森:《创客》

查尔斯·亚瑟:《数字战争》

尼古拉斯·塔勒布:《黑天鹅:应对不可预知的未来》

祝道松:《企业研究方法》

埃德蒙·菲尔普斯:《大繁荣:大众创新如何带来国家繁荣》

2015 年 3 月	171
帕斯卡·梅西耶：《里斯本夜车》	
马尔罗：《人的境况》	
茅于軾：《中国人的焦虑是从哪里来的》	
卡洛斯·富恩特斯：《墨西哥的五个太阳》	
2015 年 4 月	178
梭罗：《瓦尔登湖》	
特利·威廉斯：《心灵的慰藉》	
西尔万·泰松：《在西伯利亚森林中》	
刘慈欣：《三体》《黑暗森林》《死神永生》	
阿西莫夫：《神们自己》	
2015 年 5 月	186
黑泽明：《蛤蟆的油：黑泽明自传》	
伯格曼：《夏夜的微笑》	
陈焱：《好莱坞模式：美国电影产业研究》	
玛格丽特·杜拉斯：《情人·乌发碧眼》《来自北方的中国情人》	
韩寒：《后会无期》	
汤姆·霍珀：《悲惨世界》（2012 年版）	
周星驰：《西游·降魔篇》	
克里斯托弗·诺兰：《星际穿越》	
约翰·拉赛特：《超能陆战队》	
米哈伊尔·卡拉托佐夫：《雁南飞》	
许鞍华：《黄金时代》	
2015 年 7 月	196